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杨耕 主编

M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odernization
Study on Marx's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丰子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杨 耕 主编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odernization

Study on Marx's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丰子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丰子义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3-20975-0

I. ①现… II. ①丰… III. 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IV. 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610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XIANDAIHUA DE LILUN JICH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3.00 元

策划编辑: 饶 涛	责任编辑: 赵雯婧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总 序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说进行持续性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20 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内在价值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研究。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趋于“冷寂”乃至衰落。这是一种只见现象、不看本质的观点。在我看来，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冷寂”不是意

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衰落，而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中产生的，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和阐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层次愈来愈深，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呈现出璀璨的理论星空，让人驻足，引人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向读者呈上这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包括：陈先达教授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孙伯鍨教授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高清海教授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教授的《现代唯物主义导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研究》，陈志良教授的《思维的建构和反思：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孙正聿教授的《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俞吾金教授的《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王东教授的《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哲学笔记〉中的列宁构想》，欧阳康教授的《社会认识论导论：探索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之谜》，王南湜教授的《人类活动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丰子义教授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张一兵教授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似自然性、物役性批判理论研究》，任平教授的《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视域与当代意义》，张曙光教授的《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追踪》，杨耕教授的《重建中的反思：

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吴晓明教授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韩庆祥教授的《现实逻辑中的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研究》，汪信砚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与创新》。作者们的这些代表作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内容，体现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展示出一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画面。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燃起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激情。

这些著作又是作者们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从根本上说，理论上的任何一种重新解读、重新研究乃至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正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促使我们重新解读、重新理解乃至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真正理解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真正理解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与人的活动的选择性的关系，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真正理解了人与人的关系何以转换为物与物的关系，真正理解了“重建个人所有制”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的含义，真正理解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令人震撼的空间感”，仍然以强劲的姿态参与并推进着人类历史进程。在编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死而不亡”。马克思“死而不亡”，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杨 耕

2016年3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导 论 / 1

- 一、现代社会发展突出的理论主题 / 1
- 二、研究社会发展的两大层次 / 6
- 三、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的演进 / 11

第一章 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概观 / 20

- 一、研究的中心：现代社会 / 21
- 二、研究的视角：世界历史 / 33
- 三、研究的出发点：现代生产 / 48
- 四、研究的要旨：社会进步 / 55

第二章 社会批判视域中的现代社会发展研究 / 67

- 一、社会批判：走向历史深处的路径 / 67
- 二、社会批判的历史深蕴 / 76
- 三、社会批判的阐释建构功能 / 91

第三章 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方法 / 98

- 一、社会发展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 / 99
- 二、整体性研究方法 / 108

三、比较研究方法 / 116

四、过程分析方法 / 130

五、矛盾分析方法 / 138

第四章 现代社会发展的宏观审视 / 143

一、现代化的实质与进程 / 144

二、现代化的道路 / 156

三、社会现代化与社会形态的演进 / 163

第五章 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因与条件 / 177

一、歧义重重的解释 / 177

二、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复合产物 / 192

三、国内条件与国外条件的相互影响 / 204

四、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综合作用 / 216

第六章 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 227

一、工业化的奠基作用 / 228

二、商品经济的双重效应 / 245

三、科技革命的驱动力量 / 259

第七章 现代社会发展与结构转换 / 270

一、东西方发展差异的原因剖析 / 271

二、社会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分化 / 285

三、社会发展与社会的协调组织 / 298

四、社会转型与结构重组 / 309

第八章 现代社会发展与社会运行方式变革	/ 318
一、现代性与社会运行方式	/ 319
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在运行上的主要区别	/ 324
三、社会发展的调节、控制与管理	/ 336
四、权力与权威	/ 349
第九章 现代社会发展与文化传统调适	/ 364
一、现代社会发展与历史沿革	/ 365
二、社会发展与文化传统	/ 369
三、社会发展与价值取向	/ 377
四、社会发展的“内生”性质	/ 382
五、文化建设的原则问题	/ 387
第十章 现代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 400
一、社会发展的目的与前提	/ 400
二、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体现	/ 409
三、人的全面发展及其过程	/ 417
四、人的发展与人的自由	/ 424
索 引	/ 439
参考文献	/ 442
后 记	/ 447

导 论

一、现代社会发展突出的理论主题

任何时代的理论主题总是由时代本身的主题决定的，理论的发展总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如果说在“二战”以前，时代的主题主要是革命与解放，那么，在战后，时代的主题则是和平与发展。发展之所以成为时代突出的主题并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主要是由于战后出现了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一是殖民体系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崛起。战后，许多国家独立自主的问题解决了，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即“洪水过后，重建家园”。这就使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了。特别是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地区，从而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这就使西方发展模式被打破，各个国家民族都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模式。二是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各种调整，经济上基本保持了近三十年的持续增长，特别是美国独占鳌头，其发展的方式与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日本和西德虽然在战场上失败了，但在经济上不久又起飞了，其发展的奥秘引起世人关注。三是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引起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不管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后来者”，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如何加速社会发展，要不然，将会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四是全球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世界市场上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每一国家只有不断发展并不断调整与改革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五是由于世界各种联系日益紧密，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日益带有全球性。像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绝非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在性质上直接涉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要求全球范围内协调一致的努力才能解决。

这些新特点、新趋势的出现，使发展问题受到所有国家的普遍重视，并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被提上了联合国的议事日程。1977 年，联合国正式提出“发展权”的概念，1986 年又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后来的许多届联合国大会也常常把发展问题作为讨论的焦点，并为此制定了有关重要决议。可以说，发展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时代主题的转变，必然要求理论主题发生相应转变，这就是要从革命的理论转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我们国家之所以需要大力推进发展研究，除了上面这些共同的原因之外，还有其自身特殊的原因。这种特殊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改革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改革与发展，这是我国现实社会生活面对的两大主题。为什么要全面推进、不断深化改革？原因固然很多，但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即推动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离开了发展，为改革而改革，改革也就失去了本来意义。改革就是为了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促进经济与社会快速、健康地发展。从此意义上说来，发展是目的，改革是手段；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改革要能不断推进并得到全面深化，又离不开发展，因为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改革事实上也难以顺利进行下去。总之，不论从其目的来说，还是从现实的途径来说，改革都突出了发展这一主题。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时代重任。

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更切近社会发展现实，能够具体引导人们按照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去进行各种活动，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然而，我们通常所讲的社会发展理论还不能很好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理论研究的对象仍局限于历史观的一般问题，重点放在社会发展本质、矛盾、规律等问题的分析上，致力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研究，而对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以及各种具体问题则很少予以探讨；二是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相适应，研究方法也大多固守于抽象分析法、逻辑演绎法、分析—综合法等，而且在运用这些方法时，不是重点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丰富实践进行理论概括，而是远离实践进行理论演绎，因而得出的是一些比较抽象的“规律”与“原则”，使得活生生的社会发展理论

成了“一般历史哲学”。面对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社会发展理论无疑显得滞后、陈旧。

要使社会发展理论走出“困境”，一条重要的出路就是要拓展这一理论研究。这就是要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打开新的研究“论域”，把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具体化、现实化，深入探讨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新课题，使理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为此，需要进一步扩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范围和领域，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丰富理论、观点去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以具体指导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按照这样的基本要求，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实现这样一些相应的转变：

一是改变只注重抽象性研究的做法，同时重视实证性研究。推进社会发展，关键是理顺和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而社会发展研究的重点是加强对发展中各种矛盾的分析。每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矛盾总是具体的，其解决办法也总是具体的，不可能用一个一般性法则来作为解决矛盾的“处方”。然而，以往我们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往往避开各种矛盾的具体分析而从抽象的前提、原则出发来研究问题。如按照原有的理论逻辑，公有制的建立可以使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协调一致，国民经济可以按比例平衡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调节，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研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其扩展到社会运行层次上来就不是那么妥当了，因为现实社会发展过程远非抽象性分析所表述的那么简单，不是从原则出发就能解释得了的。因此，必须重视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由此再进行理论概括，以形成切合实际的具体发展理论。

二是改变只重视演绎性研究的做法，同时注意归纳性研究。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一向偏重于从一些最基本的范畴出发来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进而用来解释和说明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解释更是如此。这种研究方法对于理解把握一定社会的性质以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是合理的、必要的，但对于把握复杂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过程来说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实际社会发展状态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而且社会实践总是发展变化的，一定阶段上的抽象概括难免带有某种局限性，如果前提不完全符合现实，抽象的范畴又没能把握住问题的主流，理论就不可能真正切入现实生活、真正说明社会问题，无论在逻辑上怎样力求严谨，形式上怎样力求精细，均无实践意义可言。因此，应当注意归纳性研究，使演绎性研究建立在归纳性研究的基础之上。

三是改变只看重线型式的研究方法，同时重视系统性研究。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系统。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联系也是纷繁复杂的，其联系从方向上说，既可以是双向的，也可以是多向的；从种类上说，既有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又有不同群体之间、不同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从性质上说，既可以是单向依从关系，也可以是共生关系、协同关系等。社会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关系和矛盾中形成、发展起来的。要推进社会发展，必须着力协调和解决好这些关系和矛盾。为此，对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线型式的研究，即简单的因果推论上，而是同时要注意系统性研究。这就是要有系统思维。

当然，强调加强实证性研究、归纳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并不是要否定抽象性研究、演绎性研究、线型式研究的意义。这里旨在提起对后面这几种方法的注意，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随着社会发展的深入推进，加强研究方法的创新，这是发展研究的内在要求。

二、研究社会发展的两大层次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内容非常丰富，论域也非常广泛，既有宏观层次的发展论，也有微观层次的发展论；既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论，也有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意义上的发展论；既有关于西方社会的发展论，也有关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论，因而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加以理解和阐释。但就其基本内容或基本构架而言，主要包括两大层次：一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即历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如对社会历史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社会形态的划分与演进等问题的基本看法，着重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即以特定社会为对象的发展理论，主要研究某种社会形态的起源、发展和未来走向，同时研究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环境、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为分析社会发展提供具体性的意见。这种发展论又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关于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另一个是关于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

这两个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彼此分离、相互独立的，而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只有社会发展一般理论的科学制定，才能使各种具体社会发展理论得以正确阐发。正是借助于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的历史分析方法，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社会做了成功的解剖，才对非西方社会的发展做了深入的探索。可以说，没有唯物史观的确立，就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就没有对非西方社会发展的正确说明。另一方面，各种具体社会发展理论的阐发又使一般社会发展理论得以深化和完善。马克思最初创立的唯物史观只是在对社会历史一般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思想和观点也主要是对社会历史的一般性说明；而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以及对非西方社会的具体考察，马克思不断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从而使唯物史观或社会发展一般理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得到了新的充实和发展。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和“自然历史过程”理论的深入阐释以及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特殊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对唯物史观是一个有力的验证或说明，而且是重大的深化和发展。因此，这两种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彼此游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发展理论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和

创新。

对于这两个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理论界长期以来较为关注的是前者，而对后者缺乏应有的重视。谈到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研究，似乎主要是经济学上的事情，哲学上除了《资本论》的方法论研究以及历史观研究之外，很少有什么事情可做；即便是论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一些发展问题，也没有超出一般历史观的视域，较少涉及其他